

第二十八卷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

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？暖风薰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。

话说西湖景致，山水鲜明。晋朝咸和年间，山水大发，汹涌流入西门。忽然水内有牛一头见浑身金色。后水退，其牛随行至北山，不知去向。哄动杭州市上之人，皆以为显化。所以建立一寺，名曰金牛寺。西门，即今之涌金门，立一座庙，号金华将军。当时有一番僧，法名浑寿罗，到此武林郡云游，玩其山景，道：“灵鹫山前小峰一座忽然不见，原来飞到此处。”当时人皆不信。僧言：“我记得灵鹫山前峰岭，唤做灵鹫岭，这山洞里有个白猿，看我呼出为验。”果然呼出白猿来。山前有一亭，今唤做冷泉亭。又有一座孤山，生在西湖中。先曾有林和靖先生在此山隐居，使人搬挑泥石，砌成一条走路，东接断桥，西接栖霞岭，因此唤作孤山路。又唐时有刺史白乐天，筑一条路，南至翠屏山，北至栖霞岭，唤做白公堤，不时被山水冲倒，不只一番，用官钱修理。后宋时苏东坡来做太守，因见有这两条路被水冲坏，就买木石，起人夫筑得坚固。六桥上朱红栏杆，堤上栽种桃柳，到春景融和，端的十分好景，堪描入画，后人因此只唤做苏公堤。又孤山路畔，起造两条石桥，分开水势，东边唤做断桥，西边唤做西宁桥。真乃：隐隐山藏三百寺，依稀云锁二高峰。

说话的，只说西湖美景，仙人古迹。俺今日且说一个俊俏后生，只因游玩西湖，遇着两个妇人，直惹得几处州城，闹动了花街柳巷。

有分教才人把笔，编成一本风流话本。单说那子弟，姓甚名谁？遇着甚般样的妇人？惹出甚般样事？有诗为证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

话说宋高宗南渡，绍兴年间，杭州临安府过军桥黑珠巷内，有一个宦家，姓李，名仁。见做南廊阁子库募事官，又与邵太尉管钱粮。家中妻子有一个兄弟许宣，排行小乙。他爹曾开生药店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却在表叔李将仕家生药铺做主管，年方二十二岁。那生药店开在官巷口。忽一日，许宣在铺内做买卖，只见一个和尚来到门首，打个问讯，道：“贫僧是保叔塔寺内僧，前日已送馒头并卷子在宅上。今清明节近，追修祖宗，望小乙官到寺烧香，勿误。”许宣道：“小子准来。”和尚相别去了。许宣至晚归姐夫家去。原来许宣无有老小，只在姐姐家住。当晚与姐姐说：“今日保叔塔和尚来请烧卷子，明日要荐祖宗，走一遭了来。”次日早起买了纸马、蜡烛、经幡、钱垛一应等项，吃了饭，换了新鞋袜，衣服，把卷子、钱马使条袱子包了，径到官巷口李将仕家来。李将仕见，问许宣何处去，许宣道：“我今日要去保叔塔烧卷子，追荐祖宗，乞叔叔容暇一日。”李将仕道：“你去便回。”

许宣离了铺中，入寿安坊，花市街，过井亭桥，往清河街后钱塘门，行石函桥，过放生碑，径到保叔塔寺。寻见送馒头的和尚，忏悔过疏头，烧了卷子，到佛殿上看众僧念经。吃斋罢，别了和尚，离寺迤迤闲走，过西宁桥、孤山路、四圣观，来看林和靖坟，到六一泉闲走。不期云生西北，雾锁东南，落下微微细雨，渐大起来。正是清明时节，少不得天公应时，催花雨下，那阵雨下得绵绵不绝。许宣见脚下湿，脱下了新鞋袜，走出四圣观来寻船，不见一只。正没摆布处，只见一个老儿摇着一只船过来。许宣暗喜，认时，正是张阿公。叫道：“张阿公，搭我则个。”老儿听得叫，认时，原来是许小乙。将船摇近岸来，道：“小乙官，着了雨，不知要何处上岸？”许宣道：“涌金门

上岸。”

这老儿扶许宣下船，离了岸，摇近丰乐楼来。摇不上十数丈水面，只见岸上有人叫道：“公公，搭船则个。”许宣看时，是一个妇人，头戴孝头髻，乌云畔插着些素钗梳，穿一领白绢衫儿，下穿一条细麻布裙。这妇人肩下一个丫鬟，身上穿着青衣服，头上一双角髻，戴两条大红头须，插着两件着饰，手中捧着一个包儿，要搭船。那老张对小乙官道：“因风吹火，用力不多，一发搭了他去。”许宣道：“你便叫他下来。”老儿见说，将船傍了岸边，那妇人同丫鬟下船，见了许宣，起一点朱唇，露两行碎玉，向前道一个万福。许宣慌忙起身答礼。那娘子和丫鬟舱中坐定了，娘子把秋波频转，瞧着许宣。许宣平生是个老实之人，见了此等如花似玉的美妇人，旁边又是个俊俏美女样的丫鬟，也不免动念。那妇人道：“不敢动问官人，高姓尊讳？”许宣答道：“在下姓许，名宣，排行第一。”妇人道：“宅上何处？”许宣道：“寒舍住在过军桥黑珠儿巷，生药铺内做买卖。”那娘子问了一回，许宣寻思道：“我也问他一问。”起身道：“不敢拜问娘子高姓？潭府何处？”那妇人答道：“奴家是白三班白殿直之妹，嫁了张官人，不幸亡过了，见葬在这雷岭。为因清明节近，今日带了丫鬟，往坟上祭扫了方回。不想值雨，若不是搭得官人便船，实是狼狈。”又闲讲了一回，迤迤船摇近岸。只见那妇人道：“奴家一时心忙，不曾带得盘缠在身边，万望官人处借些船钱还了，并不有负。”许宣道：“娘子自便，不妨，些须船钱，不必计较。”还罢船钱，那雨越不住，许宣挽了上岸。那妇人道：“奴家只在箭桥双茶坊巷口，若不弃时，可到寒舍拜茶，纳还船钱。”许宣道：“小事何消挂怀。天色晚了，改日拜望。”说罢，妇人共丫鬟自去。

许宣入涌金门，从人家屋檐下到三桥街，见一个生药铺，正是李将仕兄弟的店。许宣走到铺前，正见小将仕在门前。小将仕道：“小乙哥，晚了那里去？”许宣道：“便是去保叔塔烧卷子，着了雨，望

借一把伞则个。”将仕见说，叫道：“老陈，把伞来与小乙官去。”不多时，老陈将一把雨伞撑开，道：“小乙官，这伞是清湖八字桥老实舒家做的，八十四骨，紫竹柄的好伞，不曾有一些儿破，将去休坏了！仔细，仔细！”许宣道：“不必分付。”接了伞，谢了将仕，出羊坝头来，到后市街巷口。只听得有人叫道：“小乙官人。”许宣回头看时，只见沈公井巷口小茶坊屋檐下，立着一个妇人，认得正是搭船的白娘子。许宣道：“娘子如何在此？”白娘子道：“便是雨不得住，鞋儿都踏湿了。教青青回家取伞和脚下。又见晚下来，望官人搭几步则个。”许宣和白娘子合伞到坝头，道：“娘子到那里去？”白娘子道：“过桥投箭桥去。”许宣道：“小娘子，小人自往过军桥去，路又近了，不若娘子把伞将去，明日小人自来取。”白娘子道：“却是不当，感谢官人厚意！”许宣沿人家屋檐下冒雨回来，只见姐夫家当直王安拿着钉靴雨伞来接不着，却好归来。到家内吃了饭。当夜思量那妇人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梦中共日间见的一般，情意相浓。不想金鸡叫一声，却是南柯一梦。正是：心猿意马驰千里，浪蝶狂蜂闹五更。

到得天明起来，梳洗罢，吃了饭，到铺中，心忙意乱，做些买卖也没心想。到午时后，思量道：“不说一谎，如何得这伞来还人？”当时许宣见老将仕坐在柜上，向将仕说道：“姐夫叫许宣归早些，要送人情，请暇半日。”将仕道：“去了，明日早些来！”许宣唱个喏，径来箭桥双茶坊巷口寻问白娘子家里。问了半日，没一个认得。正踌躇间，只见白娘子家丫鬟青青，从东边走来。许宣道：“姐姐，你家何处住？讨伞则个。”青青道：“官人随我来。”许宣跟定青青，走不多路，道：“只这里便是。”许宣看时，见一所楼房，门前两扇大门，中间四扇看街榻子眼，当中挂顶细密朱红帘子，四下排着十二把黑漆交椅，挂四幅名人山水古画。对门乃是秀王府墙。那丫头转入帘子内，道：“官人请入里面坐。”许宣随步入到里面，那青青低低悄悄叫道：“娘子，许小乙官人在此。”白娘子里面应道：“请官人进里面拜茶。”

许宣心下迟疑，青青三回五次催许宣进去。许宣转到里面，只见四扇暗榻子窗，揭起青布幕，一个坐起，桌上放一盆虎须菖蒲，两边也挂四幅美人，中间挂一幅神像，桌上放一个古铜香炉花瓶。那小娘子向前深深的道一个万福，道：“夜来多蒙小乙官人应付周全，识荆之初，甚是感谢不浅！”许宣道：“些微何足挂齿。”白娘子道：“少坐拜茶。”茶罢，又道：“片时薄酒三杯，表意而已。”许宣方欲推辞，青青已自把菜蔬、果品流水排将出来。许宣道：“感谢娘子置酒，不当厚扰。”饮至数杯，许宣起身道：“今日天色将晚，路远，小子告回。”娘子道：“官人的伞，舍亲昨夜转借去了，再饮几杯，着人取来。”许宣道：“日晚，小子要回。”娘子道：“再饮一杯。”许宣道：“饮馔好了，多感，多感！”白娘子道：“既是官人要回，这伞相烦明日来取则个。”许宣只得相辞了回家。

至次日，又来店中做些买卖，又推个事故，却来白娘子家取伞。娘子见来，又备三杯相款。许宣道：“娘子还了小子的伞罢，不必多扰。”那娘子道：“既安排了，略饮一杯。”许宣只得坐下。那白娘子筛一杯酒，弟与许宣，启樱桃口，露榴子牙，娇滴滴声音，带着满面春风，告道：“小官人在上，真人面前说不得假话。奴家亡了丈夫，想必和官人有宿世姻缘，一见便蒙错爱。正是你有心，我有意。烦小乙官人寻一个媒证，与你共成百年姻眷，不枉天生一对，却不是好？”许宣听那妇人说罢，自己寻思：“真个好一段姻缘，若取得这个浑家，也不枉了。我自十分肯了，只是一件不谐，思量我日间李将仕家做主管，夜间在姐夫家安歇，虽有些少东西，只好办身上衣服，如何得钱来娶老小？”自沉吟不答。只见白娘子道：“官人何故不回言语？”许宣道：“多感过爱，实不相瞒，只为身边窘迫，不敢从命。”娘子道：“这个容易，我囊中自有馀财，不必挂念。”便叫青青道：“你去取一锭白银下来。”只见青青手扶栏杆，脚踏胡梯，取下一个包儿来，递与白娘子。娘子道：“小乙官人，这东西将去使用，少欠时再来

取。”亲手递与许宣。许宣接得包儿，打开看时，却是五十两雪花银子。藏于袖中，起身告回。青青把伞来还了许宣，许宣接得相别，一径回家，把银子藏了。当夜无话。

明日起来，离家到官巷口，把伞还了李将仕。许宣将些碎银子，买了一只肥好烧鹅、鲜鱼、精肉、嫩鸡、果品之类，提回家来。又买了一樽酒，分付养娘、丫鬟安排整下。那日却好姐夫李募事在家，饮饌俱已完备，来请姐夫和姐姐吃酒。李募事却见许宣请他，到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今日做甚么子坏钞？日常不曾见酒盏儿面，今朝作怪！”三人依次坐定饮酒。酒至数杯，李募事道：“尊舅，没事教你坏钞做甚么？”许宣道：“多谢姐夫，切莫笑话，轻微何足挂齿。感谢姐夫、姐姐管雇多时，一客不烦二主人，许宣如今年纪长成，恐虑后无人养育，不是了处。今有一头亲事在此说起，望姐夫、姐姐与许宣主张，结果了一生终身也好。”姐夫、姐姐听得说罢，肚内暗自寻思，道：“许宣日常一毛不拔，今日坏得些钱钞，便要我替他讨老小？”夫妻二人，你我相看，只不回话。吃酒了，许宣自做买卖。过了三两日，许宣寻思道：“姐姐如何不说起？”忽一日，见姐姐问道：“曾向姐夫商量也不曾？”姐姐道：“不曾。”许宣道：“如何不曾商量？”姐姐道：“这个事不比别样的事，仓卒不得，又见姐夫这几日面色心焦，我怕他烦恼，不敢问他。”许宣道：“姐姐，你如何不上紧？这个有甚难处？你只怕我教姐夫出钱，故此不理。”许宣便起身到卧房中，开箱取出白娘子的银来，把与姐姐，道：“不必推故，只要姐夫做主。”姐姐道：“吾弟多时在叔叔家中做主管，积趲得这些私房，可知道要娶老婆！你且去，我安在此。”

却说李募事归来，姐姐道：“丈夫，可知小舅要娶老婆，原来自趲得些私房，如今教我倒换些零碎使用，我们只得与他完就这亲事则个。”李募事听得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得他积得些私房也好。拿来我看！”做妻的连忙将出银子，递与丈夫。李募事接在手中，番来覆去，

看了上面凿的字号，大叫一声：“苦！不好了，全家是死！”那妻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丈夫，有甚么利害之事？”李募事道：“数日前邵太尉库内封记锁押俱不动，又无地穴得入，平空不见了五十锭大银。见今着落临安府提捉贼人，十分紧急，没有头路得获，累害了多少人。出榜缉捕，写着字号、锭数，‘有人捉获贼人、银子者，赏银五十两；知而不首，及窝藏贼人者，除正犯外，全家发边远充军。’这银子与榜上字号不差，正是邵太尉库内银子。即今捉捕十分紧急。正是火到身边，顾不得亲眷，自可去拨。明日事露，实难分说。不管他偷的、借的，宁可苦他，不要累我。只得将银子出首，免了一家之害。”老婆见说了，合口不得，目瞪口呆。

当时拿了这锭银子，径到临安府出首。那大尹闻知这话，一夜不睡。次日，火速差缉捕使臣何立。何立带了伙伴，并一班眼明手快的公人，径到官巷口李家生药店提捉正贼许宣。到得柜边，发声喊，把许宣一条绳子绑缚了，一声锣，一声鼓，解上临安府来。正值韩大尹升厅，押过许宣，当厅跪下，喝声：“打！”许宣道：“告相公，不必用刑，不知许宣有何罪？”大尹焦躁道：“真赃正贼，有何理说！还说无罪？邵太尉府中不动封锁，不见了一号大银五十锭，见有李募事出首，一定这四十九锭也在你处。想不动封皮，不见了银子，你也是个妖人！不要打，……”喝教：“拿些秽血来！”许宣方知是这事，大叫道：“不是妖人，待我分说！”大尹道：“且住！你且说这银子从何而来？”许宣将借伞、讨伞的上项事，一一细说一遍。大尹道：“白娘子是甚么样人？见住何处？”许宣道：“凭他说，是白三班白殿直的亲妹子，如今见住箭桥边双茶坊巷口，秀王府墙对黑楼子高坡儿内住。”那大尹随即便叫缉捕使臣何立押领许宣，去双茶坊巷口捉拿本妇前来。

何立等领了钧旨，一阵做公的径到双茶坊巷口秀王府墙对黑楼子前看时，门前四扇看阶，中间两扇大门，门外避藉陞，坡前却是

垃圾，一条竹子横夹着。何立等见了这个模样，到都呆了！当时就叫捉了邻人，上首是做花的后大，下首是做皮匠的孙公。那孙公摆忙的吃他一惊，小肠气发，跌倒在地。众邻舍都走来，道：“这里不曾有甚么白娘子。这屋不五六年前有一个毛巡检合家时病死了，青天白日常有鬼出来买东西，无人敢在里头住。几日前，有个疯子立在门前唱喏。”何立教众人解下横门竹竿，里面冷清清地，起一阵风，卷出一道腥气来。众人都吃了一惊，倒退几步。许宣看了，则声不得，一似呆的。做公的数中，有一个能胆大，排行第二，姓王，专好酒吃，都叫他做“好酒王二”。王二道：“都跟我来。”发声喊，一齐哄将入去，看时，板壁、坐起、桌凳都有。来到胡梯边，教王二前行，众人跟着，一齐上楼。楼上灰尘三寸厚，众人到房门前，推开房门一望，在上挂着一张帐子，箱笼都有，只见一个如花似玉穿着白的美貌娘子，坐在床上。众人看了，不敢向前。众人道：“不知娘子是神是鬼？我等奉临安大尹钧旨，唤你去与许宣执证公事。”那娘子端然不动。“好酒王二”道：“众人都不敢向前，怎的是了？你可将一坛酒来，与我吃了，做我不着，捉他去见大尹。”众人连忙叫两三个下去，提一坛酒来与王二吃。王二开了坛口，将一坛酒吃尽了，道：“做我不着！”将那空坛望着帐子内打将去。不打万事皆休，才然打去，只听得一声响，却是青天里打一个霹雳，众人都惊倒了！起来看时，床上不见了那娘子，只见明晃晃一堆银子。众人向前看了，道：“好了。”计数四十九锭。众人道：“我们将银子去见大尹也罢。”扛了银子，都到临安府。何立将前事禀覆了大尹。大尹道：“定是妖怪了。也罢，邻人无罪宁家。”差人送五十锭银子与邵太尉处，开个缘由，一一禀覆过了。许宣照“不应得为而为之事”，理重者决杖，免刺，配牢城营做工，满日疏放。牢城营乃苏州府管下，李募事因出首许宣，心上不安，将邵太尉给赏的五十两银子，尽数付与小舅作为盘费。李将仕与书二封，一封与押司范院长，一封与吉利桥下开客店的王主人。

许宣痛哭一场，拜别姐夫、姐姐，带上行枷，两个防送人押着，离了杭州，到东新桥，下了航船。不一日，来到苏州。先把书去见了范院长并王主人。王主人与他官府上下使了钱，打发两个公人去苏州府，下了公文，交割了犯人，讨了回文，防送人自回。范院长、王主人保领许宣不入牢中，就在王主人门前楼上歇了。许宣心中闷癖，壁上题诗一首：“独上高楼望故乡，愁看斜日照纱窗。平生自是真诚士，谁料相逢妖媚娘！白白不知归甚处？青青岂识在何方？抛离骨肉来苏地，思想家中寸断肠！”

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。不觉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又在王主人家住了半年之上。忽遇九月下旬，那王主人正在门首闲立，看街上人来人往，只见远远一乘轿子，旁边一个丫鬟跟着，道：“借问一声：此间不是王主人家么？”王主人连忙起身，道：“此间便是。你寻谁人？”丫鬟道：“我寻临安府来的许小乙官人。”主人道：“你等一等，我便叫了他出来。”这乘轿子便歇在门前。王主人便入去，叫道：“小乙哥，有人寻你。”许宣听得，急走出来，同主人到门前看时，正是青青跟着，轿子里坐着白娘子。许宣见了，连声叫道：“死冤家！自被你盗了官库银子，带累我吃了多少苦，有屈无伸，如今到此地位，又赶来做甚么？可羞死人！”那白娘子道：“小乙官人，不要怪我，今番特来与你分辨这件事。我且到主人家里面与你说。”白娘子叫青青取了包裹下轿。许宣道：“你是鬼怪，不许入来。”挡住了门不放他。那白娘子与主人深深道了个万福，道：“奴家不相瞒，主人在上，我怎的是鬼怪？衣裳有缝，对日有影。不幸先夫去世，教我如此被人欺负！做下的事是先夫日前所为，非干我事。如今怕你怨畅我。特地来分说明白了，我去也甘心。”主人道：“且教娘子入来，坐了说。”那娘子道：“我和你到里面，对主人家的妈妈说。”门前看的人自都散了。许宣入到里面，对主人家并妈妈道：“我为他偷了官银子事，如此如此，因此教我吃场官司。如今又赶到此，有何理说？”白娘子道：

“先夫留下银子，我好意把你，我也不知怎的来的。”许宣道：“如何做公的捉你之时，门前都是垃圾？就帐子里一响，不见了你？”白娘子道：“我听得人说，你为这银子捉了去，我怕你说出我来，捉我到官，妆幌子羞人不好看。我无奈何，只得走去华藏寺前姨娘家躲了，使人担垃圾堆在门前，把银子安在床上，央邻舍与我说谎。”许宣道：“你却走了去，教我吃官事！”白娘子道：“我将银子安在床上，只指望要好，那里晓得有许多事情？我见你配在这里，我便带了些盘缠，搭船到这里寻你。如今分说都明白了，我去也。敢是我和你前生没有夫妻之分！”那王主人道：“娘子许多路来到这里，难道就去？且在此间住几日，却理会。”青青道：“既是主人家再三劝解，娘子且住两日。当初也曾许嫁小乙官人。”白娘子随口便道：“羞杀人！终不成奴家没人要？只为分别是非而来。”王主人道：“既然当初许嫁小乙哥，却又回去！且留娘子在此。”打发了轿子，不在话下。

过了数日，白娘子先自奉承好了主人的妈妈，那妈妈劝主人与许宣说合，选定十一月十一日成亲，共百年谐老。光阴一瞬，早到吉日良时。白娘子取出银两，央王主人办备喜筵，二人拜堂结亲。酒席散后，共入纱厨，白娘子放出迷人声态，颠鸾倒凤，百媚千娇，喜得许宣如遇神仙，只恨相见之晚。正好欢娱，不觉金鸡三唱，东方渐白。正是：欢娱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长。自此日为始，夫妻二人如鱼似水，终日在王主人家快乐昏迷缠定。

日往月来，又早半年光景。时临春气融和，花开如锦，车马往来，街坊热闹。许宣问主人家道：“今日如何人人出去闲游，如此喧嚷？”主人道：“今日是二月半，男子妇人，都去看卧佛。你也好去承天寺里闲走一遭。”许宣见说，道：“我和妻说一声，也去看一看。”许宣上楼来，和白娘子说：“今日二月半，男子、妇人都去看卧佛，我也看一看就来。有人寻说话，回说不在家，不可出来见人。”白娘子道：“有甚好看，只在家中却不好？看他做甚么？”许宣道：“我去闲耍一

遭就回，不妨。”许宣离了店内，有几个相识同走，到寺里看卧佛。绕廊下各处殿上观看了一遭。方出寺来，见一个先生，穿着道袍，头戴逍遥巾，腰系黄丝绦，脚着熟麻鞋，坐在寺前卖药，散施符水。许宣立定了看。那先生道：“贫道是终南山道士，到处云游，散施符水，救人病患灾厄，有事的向前来。”那先生在人丛中看见许宣头上一道黑气，必有妖怪缠他，叫道：“你近来有一妖怪缠你，其害非轻。我与你二道灵符，救你性命。一道符，三更烧，一道符放在自头发内。”许宣接了符，纳头便拜，肚内道：“我也八九分疑惑那妇人是妖怪，真个是实。”谢了先生，径回店中。

至晚，白娘子与青青睡着了，许宣起来道：“料有三更了。”将一道符放在自头发内，正欲将一道符烧化，只见白娘子叹一口气道：“小乙哥和我许多时夫妻，尚兀自不把我亲热，却信别人言语，半夜三更，烧符来压镇我！你且把符来烧看！”就夺过符来，一时烧化，全无动静。白娘子道：“却如何？说我是妖怪！”许宣道：“不干我事，卧佛寺前一云游先生知你是妖怪。”白娘子道：“明日同你去看他一看，如何模样的先生。”

次日，白娘子清早起来，梳妆罢，戴了钗环，穿上素净衣服，分付青青看管楼上。夫妻二人来到卧佛寺前。只见一簇人团团围着那先生，在那里散符水。只见白娘子睁一双妖眼，到先生面前喝一声：“你好无礼！出家人枉在我丈夫面前说我是一个妖怪，书符来捉我！”那先生回言：“我行的是五雷天心正法，凡有妖怪，吃了我的符，他即变出真形来。”那白娘子道：“众人在此，你且书符来我吃看。”那先生书一道符，递与白娘子；白娘子接过符来，便吞下去。众人都看，没些动静。众人道：“这等一个妇人，如何说是妖怪？”众人把那先生齐骂，那先生骂得口睁眼呆，半晌无言，惶恐满面。白娘子道：“众位官人在此，他捉我不得，我自小学得个戏术，且把先生试来与众人看。”只见白娘子口内喃喃的不知念些甚么，把那先生却

似有人擒的一般，缩做一堆，悬空而起。众人看了，齐吃一惊。许宣呆了。娘子道：“若不是众位面上，把这先生吊他一年。”白娘子喷口气，只见那先生依然放下，只恨爹娘少生两翼，飞也似走了。众人都散了。夫妻依旧回来。不在话下。日逐盘缠，都是白娘子将出来用度。正是：夫唱妇随，朝欢暮乐。

不觉光阴似箭，又是四月初八日，释迦佛生辰。只见街市上人抬着柏亭浴佛，家家布施。许宣对王主人道：“此间与杭州一般。”只见邻舍边一个小的，叫作铁头，道：“小乙官人，今日承天寺里做佛会，你去看一看。”许宣转身到里面，对白娘子说了。白娘子道：“甚么好看，休去！”许宣道：“去走一遭，散闷则个。”娘子道：“你要去，身上衣服旧了，不好看，我打扮你去。”叫青青取新鲜时样衣服来。许宣着得不长不短，一似像体裁的，戴一顶黑漆头巾，脑后一双白玉环，穿一领青罗道袍，脚着一双皂靴，手中拿一把细巧百摺描金美人珊瑚坠上样春罗扇。打扮得上下齐整，那娘子分付一声，如莺声巧啭，道：“丈夫早早回来，切勿教奴记挂！”许宣叫了铁头相伴，径到承天寺来看佛会。人人喝采：“好个官人！”只听得有人说道：“昨夜周将仕典当库内，不见了四五千贯金珠细软物件，见今开单告官挨查，没捉人处。”许宣听得，不解其意，自同铁头在寺。其日烧香官人、子弟、男女人等，往往来来，十分热闹。许宣道：“娘子教我早回，去罢。”转身，人丛中不见了铁头，独自个走出寺门来。只见五六个人似公人打扮，腰里挂着牌儿，数中一个看了许宣，对众人道：“此人身上穿的，手中拿的，好似那话儿。”数中一个认得许宣的道：“小乙官，扇子借我一看。”许宣不知是计，将扇递与公人。那公人道：“你们看这扇子扇坠，与单上开的一般！”从人喝声：“拿了！”就把许宣一索子绑了，好似：数只皂雕追紫燕，一群饿虎啖羊羔。许宣道：“众人休要错了，我是无罪之人。”众公人道：“是不是，且去府前周将仕家分解！他店中失去五千贯金珠细软，白玉缘环，细巧百摺

扇，珊瑚坠子，你还说无罪？真赃正贼，有何分说！实是大胆汉子，把我们公人作等闲看成。见今头上、身上、脚上，都是他家物件，公然出外，全无忌惮！”许宣方才呆了，半晌不则声。许宣道：“原来如此！不妨，不妨，自有人偷得。”众人道：“你自去苏州府厅上分说。”

次日大尹升厅，押过许宣见了。大尹审问：“盗了周将仕库内金珠宝物在于何处？从实供来，免受刑法拷打。”许宣道：“禀上相公做主，小人穿的衣服物件皆是妻子白娘子的，不知从何而来。望相公明镜详辨则个！”大尹喝道：“你妻子今在何处？”许宣道：“见在吉利桥下王主人楼上。”大尹即差缉捕使臣袁子明，押了许宣，火速捉来。差人袁子明来到王主人店中，主人吃了一惊，连忙问道：“做甚么？”许宣道：“白娘子在楼上么？”主人道：“你同铁头早去承天寺里，去不多时，白娘子对我说道：‘丈夫去寺中闲耍，教我同青青照管楼上。此时不见回来，我与青青去寺前寻他去也，望乞主人替我照管。’出门去了，到晚不见回来。我只道与你去望亲戚，到今日不见回来。”众公人要王主人寻白娘子，前前后后，遍寻不见。袁子明将王主人捉了，见大尹回话。大尹道：“白娘子在何处？”王主人细细禀覆了，道：“白娘子是妖怪。”大尹一一问了，道：“且把许宣监了。”王主人使用了些钱，保出在外，伺候归结。

且说周将仕正在对门茶坊内闲坐，只见家人报道：“金珠等物都有了，在库阁头空箱子内。”周将仕听，慌忙回家看时，果然有了。只不见了头巾、绦环、扇子并扇坠。周将仕道：“明是屈了许宣，平白地害了一个人，不好。”暗地里到与该房说了，把许宣只问个小罪名。

却说邵太尉使李募事到苏州干事，来王主人家歇。主人家把许宣来到这里，又吃官事，一一从头说了一遍。李募事寻思道：“看自家面上亲眷，如何看做落？”只得与他央人情，上下使钱。一日，大尹把许宣一一供招明白，都做在白娘子身上，只做“不合不出首妖怪”

等事，杖一百，配三百六十里，押发镇江府牢城营做工。李募事道：“镇江去便不妨。我有一个结拜的叔叔，姓李，名克用，在针子桥下开生药店。我写一封书，你可去投托他。”许宣只得问姐夫借了些盘缠，拜谢了王主人并姐夫，就买酒饭与两个公人吃，收拾行李起程。王主人并姐夫送了一程，各自回去了。

且说许宣在路，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不则一日，来到镇江。先寻李克用家，来到针子桥生药铺内。只见主管正在门前卖生药，老将仕从里面走出来，两个公人同许宣慌忙唱个喏道：“小人是杭州李募事家中人，有书在此。”主管接了，递与老将仕。老将仕拆开看了，道：“你便是许宣？”许宣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李克用教三人吃了饭，分付当直的同到府中，下了公文，使用了钱，保领回家，防送人讨了回文，自归苏州去了。许宣与当直一同到家中，拜谢了克用，参见了老安人。克用见李募事书，说道：“许宣原是生药店中主管。”因此留他在店中做买卖，夜间教他去五条巷卖豆腐的王公楼上歇。克用见许宣药店中十分精细，心中欢喜。原来药铺中有两个主管，一个张主管，一个赵主管。赵主管一生老实本分，张主管一生克剥奸诈，倚着自老了，欺侮后辈。见又添了许宣，心中不悦，恐怕退了他，反生奸计，要嫉妒他。忽一日，李克用来店中闲看，问：“新来的做买卖如何？”张主管听了，心中道：“中我机谋了！”应道：“好便好了，只有一件。……”克用道：“有甚么一件？”老张道：“他大主买卖肯做，小主儿就打发去了，因此人说他不好。我几次劝他，不肯依我。”老员外说：“这个容易，我自分付他便了，不怕他不依。”赵主管在傍听得此言，私对张主管说道：“我们都要和气，许宣新来，我和你照管他才是。有不是，宁可当面讲，如何背后去说他？他得知了，只道我们嫉妒。”老张道：“你们后生家，晓得甚么！”天已晚了，各回下处。赵主管来许宣下处，道：“张主管在员外面前嫉妒你，你如今要愈加用心，大主、小主儿买卖，一般样做。”许宣道：“多承指教！我和你去闲

酌一杯。”二人同到店中，左右坐下。酒保将要饭果碟摆下，二人吃了几杯。赵主管说：“老员外最性直，受不得触。你便依随他生性，耐心做买卖。”许宣道：“多谢老兄厚爱，谢之不尽！”又饮了两杯，天色晚了。赵主管道：“晚了路黑难行，改日再会。”许宣还了酒钱，各自散了。

许宣觉道有杯酒醉了，恐怕冲撞了人，从屋檐下回去。正走之间，只见一家楼上推开窗，将熨斗播灰下来，都倾在许宣头上。立住脚，便骂道：“谁家泼男女不生眼睛，好没道理！”只见一个妇人慌忙走下来，道：“官人休要骂，是奴家不是，一时失误了，休怪！”许宣半醉，抬头一看，两眼相观，正是白娘子。许宣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无明火焰腾腾高起三千丈，掩纳不住，便骂道：“你这贼贱妖精！连累得我好苦，吃了两场官事！”恨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正是：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许宣道：“你如今又到这里，却不是妖怪？”赶将入去，把白娘子一把拿住，道：“你要官休，私休？”白娘子陪着笑面，道：“丈夫，一夜夫妻百夜恩，和你说来事长。你听我说，当初这衣服都是我先夫留下的，我与你恩爱深重，教你穿在身上。恩将仇报，反成吴越。”许宣道：“那日我回来寻你，如何不见了？主人都说你同青青来寺前看我，因何又在此间？”白娘子道：“我到寺前，听得说你被捉了去，教青青打听不着，只道你脱身走了。怕来捉我，教青青连忙讨了一只船，到建康府娘舅家去。昨日才到这里。我也道连累你两场官事，也有何面目见你！你怪我也无用了，情意相投，做了夫妻，如今好端端，难道走开了？我与你情似泰山，恩同东海，誓同生死。可看日常夫妻之面，取我到下处，和你百年谐老，却不是好！”许宣被白娘子一骗，回嗔作喜，沉吟了半晌，被色迷了心胆，留连之意，不回下处，就在白娘子楼上歇了。次日，来上河五条巷王公楼家，对王公说：“我的妻子同丫鬟从苏州来到这里。”一一说了，道：“我如今搬回来一处过活。”王公道：“此乃好事，如何用

说。”当日把白娘子同青青搬来王公楼上。次日，点茶请邻舍。第三日，邻舍又与许宣接风，酒筵散了，邻舍各自回去，不在话下。第四日，许宣早起梳洗已罢，对白娘子说：“我去拜谢东西邻舍，去做买卖去也。你同青青只在楼上照管，切勿出门！”分付已了，自到店中做买卖，早去晚回。

不觉光阴迅速，日月如梭，又过一月。忽一日，许宣与白娘子商量，去见主人李员外妈妈家眷。白娘子道：“你在他家做主管，去参见了他，也好日常走动。”到次日，雇了轿子，径进里面，请白娘子上了轿，叫王公挑了盒儿，丫鬟青青跟随，一齐来到李员外家。下了轿子，进到里面，请员外出来。李克用连忙来见，白娘子深深道个万福，拜了两拜，妈妈也拜了两拜，内眷都参见了。原来李克用年纪虽然高大，却专一好色，见了白娘子有倾国之姿，正是：三魂不附体，七魄在他身。那员外目不转睛看白娘子。当时安排酒饭管待，妈妈对员外道：“好个伶俐的娘子！十分容貌，温柔和气，本分老成。”员外道：“便是，杭州娘子生得俊俏。”酒饮罢了，白娘子相谢自回。李克用心思想：“如何得这妇人共宿一宵？”眉头一簇，计上心来，道：“六月十三是我寿诞之日，不要慌，教这妇人着我一个道儿。”

不觉乌飞兔走，才过端午，又是六月初间。那员外道：“妈妈，十三日是我寿诞，可做一个筵席，请亲眷朋友闲耍一日，也是一生的快乐。”当日亲眷、邻友、主管人等，都下了请帖。次日，家家户户都送烛、面、手帕物件来。十三日都来赴筵，吃了一日。次日，是女眷们来贺寿，也有廿来个。且说白娘子也来，十分打扮，上着青织金衫儿，下穿大红纱裙，戴一头百巧珠翠金银首饰。带了青青，都到里面，拜了生日，参见了老安人。东阁下排着筵席。原来李克用吃虱子留后腿的人，因见白娘子容貌，设此一计，大排筵席。各各传杯弄盏，酒至半酣，却起身脱衣净手。李员外原来预先分付腹心养娘道：“若是白娘子登东，他要进去，你可另引他到后面僻净房内去。”李

员外设计已定，先自躲在后面。正是：不劳钻穴逾墙事，稳做偷香窃玉人。只见白娘子真个要去净手，养娘便引他到后面一间僻净房内去，养娘自回。那员外心中淫乱，捉身不住，不敢便走进去，却在门缝里张。不张万事皆休，则一张，那员外大吃一惊，回身便走，来到后边，望后倒了。不知一命如何，先觉四肢不举！那员外眼中不见如花似玉体态，只见房中蟠着一条吊桶来粗大白蛇，两眼一似灯盏，放出金光来。惊得半死，回身便走，一绊一跤。众养娘扶起看时，面青口白。主管慌忙用安魂定魄丹服了，方才醒来。老安人与众人都来看了，道：“你为何大惊小怪做甚么？”李员外不说其事，说道：“我今日起得早了，连日又辛苦了些，头风病发晕倒了。”扶去房里睡了。众亲眷主席，饮了几杯，酒筵散罢，众人作谢回家。

白娘子回到家中思想，恐怕明日李员外在铺中对许宣说出本相来。便生一条计，一头脱衣服，一头叹气。许宣道：“今日出去吃酒，因何回来叹气？”白娘子道：“丈夫，说不得，李员外原来假做生日，其心不善。因见我起身登东，他躲在里面，欲要奸骗我，扯裙扯裤来调戏我。欲待叫起来，众人都在那里，怕妆幌子。被我一推倒地，他怕羞没意思，假说晕倒了。这惶恐那里出气！”许宣道：“既不曾奸骗你，他是我主人家，出于无奈，只得忍了这遭，休去便了。”白娘子道：“你不与我做主，还要做人？”许宣道：“先前多承姐夫写书教我投奔他家，亏他不阻，收留在家做主管，如今教我怎的好？”白娘子道：“男子汉，我被他这般欺负，你还去他家做主管？”许宣道：“你教我何处去安身？做何生理？”白娘子道：“做人家主管也是下贱之事，不如自开一个生药铺。”许宣道：“亏你说，只是那讨本钱？”白娘子道：“你放心，这个容易。我明日把些银子，你先去赁了间房子，却又说话。”且说今是古，古是今，各处有这等出热的，隔壁有一个人，姓蒋，名和，一生出热好事。次日，许宣问白娘子讨了些银子，教蒋和去镇江渡口马头上，赁了一间房子，买下一付生药厨柜，陆续

收买生药。十月前后,俱已完备,选日开张药店,不去做主管。那李员外也自知惶恐,不去叫他。

许宣自开店来,不匡买卖一日兴一日,普得厚利。正在门前卖生药,只见一个和尚将着一个募缘簿子,道:“小僧是金山寺和尚,如今七月初七日,是英烈龙王生日,伏望官人到寺烧香,布施些香钱。”许宣道:“不必写名,我有一块好降香,舍与你拿去烧罢。”即便开柜取出,递与和尚。和尚接了,道:“是日望官人来烧香。”打一个问讯去了。白娘子看见,道:“你这杀才,把这一块好香与那贼秃去换酒肉吃!”许宣道:“我一片诚心舍与他,花费了也是他的罪过。”不觉又是七月初七日,许宣正开得店,只见街上闹热,人来人往。帮闲的蒋和道:“小乙官,前日布施了香,今日何不去寺内闲走一遭?”许宣道:“我收拾了,略待略待,和你同去。”蒋和道:“小人当得相伴。”许宣连忙收拾了,进去对白娘子道:“我去金山寺烧香,你可照管家里则个。”白娘子道:“无事不登三宝殿,去做甚么?”许宣道:“一者不曾认得金山寺,要去看一看;二者前日布施了,要去烧香。”白娘子道:“你既要去,我也挡你不得,只要依我三件事。”许宣道:“那三件?”白娘子道:“一件,不要去方丈内去;二件,不要与和尚说话;三件,去了就回。来得迟,我便来寻你也。”许宣道:“这个何妨,都依得。”

当时换了新鲜衣服鞋袜,袖了香盒,同蒋和径到江边,搭了船,投金山寺来。先到龙王堂烧了香,绕寺闲走了一遍,同众人信步来到方丈门前。许宣猛省道:“妻子分付我休要进方丈内去。”立住了脚不进去。蒋和道:“不妨事。他自在家中,回去只说不曾去便了。”说罢,走入去看了一回,便出来。且说方丈当中座上,坐着一个有德行的和尚,眉清目秀,圆顶方袍,看了模样,的是真僧。一见许宣走过,便叫侍者:“快叫那后生进来。”侍者看了一回,人千人万,乱滚滚的,又不记得他,回说:“不知他走那边去了?”和尚见说,持了禅

杖，自出方丈来，前后寻不见。复身出寺来看，只见众人都在那里等风浪静了落船。那风浪越大了，道：“去不得。”正看之间，只见江心里一只船，飞也似来得快。许宣对蒋和道：“这般大风浪，过不得渡，那只船如何到来得快？”正说之间，船已将近。看时，一个穿白的妇人，一个穿青的女子来到岸边。仔细一认，正是白娘子和青青两个。许宣这一惊非小。白娘子来到岸边，叫道：“你如何不归？快来上船！”许宣却欲上船，只听得有人在背后喝道：“业畜！在此做甚么？”许宣回头看时，人说道：“法海禅师来了！”禅师道：“业畜，敢再来无礼，残害生灵！老僧为你特来。”白娘子见了和尚，摇开船，和青青把船一翻，两个都翻下水底去了。许宣回身看着和尚便拜：“告尊师，救弟子一条革命！”禅师道：“你如何遇着这妇人？”许宣把前项事情从头说了一遍。禅师听罢，道：“这妇人正是妖怪，汝可速回杭州去。如再来缠汝，可到湖南净慈寺里来寻我。有诗四句：本是妖精变妇人，西湖岸上卖娇声。汝因不识遭他计，有难湖南见老僧。”许宣拜谢了法海禅师，同蒋和下了渡船，过了江，上岸归家。白娘子同青青都不见了，方才信是妖精。到晚来，教蒋和相伴过夜。心中昏闷，一夜不睡。

次日早起，叫蒋和看着家里，却来到针子桥李克用家，把前项事情告诉了一遍。李克用道：“我生日之时，他登东，我撞将去，不期见了这妖怪，惊得我死去。我又不敢与你说这话。既然如此，你且搬来我这里住着，别作道理。”许宣作谢了李员外，依旧搬到他家。不觉住过两月有馀。

忽一日，立在门前，只见地方总甲分付排门人等，俱要香花灯烛，迎接朝廷恩赦。原来是宋高宗策立孝宗，降赦通行天下，只除人命大事，其余小事，尽行赦放回家。许宣遇赦，欢喜不胜，吟诗一首，诗云：“感谢吾皇降赦文，网开三面许更新。死时不作他邦鬼，生日还为旧土人。不幸逢妖愁更甚，何期遇宥罪除根？归家满把香焚起，

拜谢乾坤再造恩。”许宣吟诗已毕，央李员外衙门上下打点，使用了钱，见了大尹，给引还乡。拜谢东邻西舍，李员外、妈妈、合家大小、二位主管，俱拜别了。央帮闲的蒋和买了些土物，带回杭州。

来到家中，见了姐夫、姐姐，拜了四拜。李募事见了许宣，焦躁道：“你好生欺负人，我两遭写书教你投托人，你在李员外家娶了老小，不直得寄封书来教我知道，直恁的无仁无义！”许宣说：“我不曾娶妻小。”姐夫道：“见今两日前，有一个妇人，带着一个丫鬟，道是你的妻子。说你七月初七日去金山寺烧香，不见回来，那里不寻到。直到如今，打听得你回杭州，同丫鬟先到这里，等你两日了。”教人叫出那妇人和丫鬟，见了许宣。许宣看见，果是白娘子、青青。许宣见了，目瞪口呆，吃了一惊。不在姐夫、姐姐面前说这话本，只得任他埋怨了一场。李募事教许宣共白娘子去一间房内去安身。许宣见晚了，怕这白娘子，心中慌了，不敢向前，朝着娘子跪在地下，道：“不知你是何神何鬼？可饶我的性命！”白娘子道：“小乙哥，是何道理？我和你许多时夫妻，又不曾亏负你，如何说这等没力气的话？”许宣道：“自从和你相识之后，带累我吃了两场官司。我到镇江府，你又来寻我。前日金山寺烧香，归得迟了，你和青青又直赶来，见了禅师，便跳下江里去了。我只道你死了，不想你又先到此。望乞可怜见，饶我则个！”白娘子圆睁怪眼，道：“小乙官，我也只是为好，谁想到成怨本！我与你平生夫妇，共枕同衾，许多恩爱。如今却信别人闲言语，教我夫妻不睦。我如今实对你说，若听我言语，喜喜欢欢，万事皆休。若生外心，教你满城皆为血水，人人手攀洪浪，脚踏浑波，皆死于非命。”惊得许宣战战兢兢，半晌无言可答，不敢走近前去。青青劝道：“官人，娘子爱你杭州人生得好，又喜你恩情深重。听我说，与娘子和睦了，休要疑虑。”许宣吃两个缠不过，叫道：“却是苦耶！”只见姐姐在天井里乘凉，听得叫苦，连忙来到房前，只道他两个儿厮闹，拖了许宣出来。白娘子关上房门自睡。许宣把前因

后事，一一对姐姐了告诉了一遍。却好姐夫乘凉归房，姐姐道：“他两口儿厮闹了，如今不知睡了也未，你且去张一张了来。”李募事走到房前看时，里头黑了，半亮不亮，将舌头咭破纸窗，不张万事皆休，一张时，见一条吊桶来大的蟒蛇，睡在床上，伸头在天窗内乘凉，鳞甲内放出白光来，照得房内如同白日。吃了一惊，回身便走。来到房中，不说其事。道：“睡了，不见则声。”许宣躲在姐姐房中，不敢出头，姐夫也不问他。

过了一夜，次日，李募事叫许宣出去，到僻静处，问道：“你妻子从何娶来？实实的对我说，不要瞒我！自昨夜亲眼看见他是一条大白蛇，我怕你姐姐害怕，不说出来。”许宣把从头事，一一对姐夫说了一遍。李募事道：“既是这等，白马庙前一个呼蛇戴先生，如法捉得蛇。我同你去接他。”二人取路来到白马庙前，只见戴先生正立在门口。二人道：“先生拜揖。”先生道：“有何见谕？”许宣道：“家中有一条大蟒蛇，相烦一捉则个！”先生道：“宅上何处？”许宣道：“过军将桥黑珠儿巷内李募事家便是。”取出一两银子道：“先生收了银子，待捉得蛇，另又相谢。”先生收了道：“二位先回，小子便来。”李募事与许宣自回，那先生装了一瓶雄黄药水，一直来到黑珠儿巷内，问李募事家。人指道：“前面那楼子内便是。”先生来到门前，揭起帘子，咳嗽一声，并无一个人出来。敲了半晌门，只见一个小娘子出来问道：“寻谁家？”先生道：“此是李募事家么？”小娘子道：“便是。”先生道：“说宅上有一条大蛇，却才二位官人来请小子捉蛇。”小娘子道：“我家那有大蛇？你差了。”先生道：“官人先与我一两银子，说捉了蛇后，有重谢。”白娘子道：“没有，休信他们哄你。”先生道：“如何作耍？”白娘子三回五次发落不去，焦躁起来，道：“你真个会捉蛇？只怕你捉他不得！”戴先生道：“我祖宗七八代呼蛇捉蛇，量道一条蛇有何难捉！”娘子道：“你说捉得，只怕你见了要走！”先生道：“不走，不走！如走，罚一锭白银。”娘子道：“随我来。”到天井内，

那娘子转个弯,走进去了。那先生手中提着瓶儿,立在空地上。不多时,只见刮起一阵冷风,风过处,只见一条吊桶来大的蟒蛇,连射将来,正是:人无害虎心,虎有伤人意。

且说那戴先生吃了一惊,望后便倒,雄黄罐儿也打破了。那条大蛇张开血红大口,露出雪白齿,来咬先生。先生慌忙爬起来,只恨爹娘少生两脚,一口气跑过桥来,正撞着李募事与许宣。许宣道:“如何?”那先生道:“好教二位得知。”把前项事从头说了一遍。取出那一两银子,付还李募事道:“若不生这双脚,连性命都没了。二位自去照顾别人。”急急的去了。许宣道:“姐夫,如今怎么处?”李募事道:“眼见实是妖怪了,如今赤山埠前张成家欠我一千贯钱。你去那里静处讨一间房儿住下。那怪物不见了,自然去了。”许宣无计可奈,只得应承。同姐夫到家时,静悄悄的,没些动静。李募事写了书帖,和票子做一封,教许宣往赤山埠去。只见白娘子叫许宣到房中,道:“你好大胆,又叫甚么捉蛇的来!你若和我好意,佛眼相看;若不好时,带累一城百姓受苦,都死于非命!”

许宣听得,心寒胆战,不敢则声。将了票子,闷闷不已。来到赤山埠前,寻着了张成,随即袖中取票时,不见了。只叫得苦,慌忙转步,一路寻回来的,那里见!正闷之间,来到净慈寺前。忽地里想起那金山寺长老法海禅师曾分付来:“倘若那妖怪再来杭州缠你,可来净慈寺内来寻我。如今不寻,更待何时!”急入寺中,问监寺道:“动问和尚,法海禅师曾来刹也未?”那和尚道:“不曾到来。”许宣听得说不在,越闷。折身便回来长桥堍下,自言自语道:“时衰鬼弄人,我要性命何用?”看着一湖清水,却待要跳!正是:阎王判你三更到,定不容人到四更。许宣正欲跳水,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:“男子汉何故轻生!死了一万口,只当五千双,有事何不问我?”许宣回头看时,正是法海禅师,背驮衣钵,手提禅杖,原来真个才到。也是不该命尽,再迟一碗饭时,性命也休了。许宣见了禅师,纳头便拜,道:“救

弟子一命则个！”禅师道：“这业畜在何处？”许宣把上项事一一诉了，道：“如今又直到这里，求尊师救度一命。”禅师于袖中取出一个钵盂，递与许宣，道：“你若到家，不可教妇人得知，悄悄地将此物劈头一罩，切勿手轻，紧紧的按住，不可心慌。你便回去。”

且说许宣，拜谢了禅师回家。只见白娘子正坐在那里，口内喃喃的骂道：“不知甚人挑拨我丈夫和我做冤家，打听出来，和他理会！”正是有心等了没心的，许宣张得他眼慢，背后悄悄的望白娘子头上一罩，用尽平生气力纳住，不见了女子之形，随着钵盂慢慢的按下，不敢手松，紧紧的按住。只听得钵盂内道：“和你数载夫妻，好没一些儿人情！略放一放！”许宣正没了结处，报道：“有一个和尚，说道：‘要收妖怪。’”许宣听得，连忙教李募事请禅师进来。来到里面，许宣道：“救弟子则个！”不知禅师口里念的甚么，念毕，轻轻的揭起钵盂，只见白娘子缩做七八寸长，如傀儡人像，双眸紧闭，做一堆儿伏在地下。禅师喝道：“是何业畜妖怪，怎敢缠人？可说备细！”白娘子答道：“禅师，我是一条大蟒蛇，因为风雨大作，来到西湖上安身，同青青一处。不想遇着许宣，春心荡漾，按纳不住，一时冒犯天条，却不曾杀生害命，望禅师慈悲则个！”禅师又问：“青青是何怪？”白娘子道：“青青是西湖内第三桥下潭内千年成气的青鱼，一时遇着，拖他为伴。他不曾得一日欢娱，并望禅师怜悯！”禅师道：“念你千年修炼，免你一死，可现本相！”白娘子不肯。禅师勃然大怒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大喝道：“揭谛何在？快与我擒青鱼怪来，和白蛇现形，听吾发落！”须臾，庭前起一阵狂风，风过处，只闻得豁刺一声响，半空中坠下一个青鱼，有一丈多长，向地拨刺的连跳几跳，缩做尺馀长一个小青鱼。看那白娘子时，也复了原形，变了三尺长一条白蛇，兀自昂头看着许宣。禅师将二物置于钵盂之内，扯下褊衫一幅，封了钵盂口，拿到雷峰寺前，将钵盂放在地下，令人搬砖运石，砌成一塔。后来许宣化缘，砌成了七层宝塔。千年万载，白蛇和青

鱼不能出世。

且说禅师押镇了，留偈四句：“西湖水干，江湖不起，雷峰塔倒，白蛇出世。”法海禅师言偈毕，又题诗八句，以劝后人：“奉劝世人休爱色，爱色之人被色迷。心正自然邪不扰，身端怎有恶来欺。但看许宣因爱色，带累官司惹是非。不是老僧来救护，白蛇吞了不留些。”法海禅师吟罢，各人自散。惟有许宣情愿出家，礼拜禅师为师，就雷峰塔披剃为僧。修行数年，一夕坐化去了。众僧买龕烧化，造一座骨塔，千年不朽。临去世时，亦有诗四句，留以警世，诗曰：“祖师度我出红尘，铁树开花始见春。化化轮回重化化，生生转变再生生。欲知有色还无色，须识无形却有形。色即是空空即色，空空色色要分明。”